



【圖繪情色】◎文／李維菁（本報記者）

愛情與政治 哪會這呢同款？ 恐龍成了楊茂林新主角

「她 每天都問你愛不愛我
？每天。有時一天好
幾次。」

「嗯……，反正一
定是說愛呀！」

「有時也問多
愛呢？見面的時
候還得兩手張得
這麼開說，哪，
這麼愛。」

「煩嗎？」

「煩倒不會。」

可是哪，真沒意
義，就算我不愛
她了，你想我會
突然說我不愛了
嗎？」

「你從來不問
她你愛我嗎？」

「我，問別的
。但她開始不問
的時候我就會開
始想，要不要在
她的答錄機留言
我真的好愛你喔
！」

這樣的追逐，
不過是古老理論

兩性與政治相通的小小印證。畫
家楊茂林擅畫政治題材，向他問

起這其間的共通。他理論派似地
分析，兩性的愛情與政治基本上
都被人們認為具
備某種神聖而偉

大的終極目的，而參與其中的佼
佼者必定具備一些浪漫、奉獻及
憧憬的人格特質，在理想中，政
治與愛情都是人類提高生命層次
以獲得愉悅的途徑。

這些都是理想上的，而真正在
現實的執行上，政治權力之取得
與愛情的追逐，
同樣都需找出一

個訴求，讓對方明白你需要我，
同樣為了持續要檯面上高尚，私
底下挖鼻孔；騙人與被騙；高潮
之後的離散一如權力獲得之後緊
緊相隨的苦痛……

「都是一場爾虞我詐的。」楊
茂林說：「遊戲。」

「但是，我認為這些技術面上
的不得已，並不與本質衝突。」
他說，愛情中的欺騙等等並不與
你對愛的追求抵觸；而政治，再
骯髒的手法也是基於對使命感完
成不得不的無奈。

但，你不能不否認，有時因為
技術面上的追逐玩弄太過迷人，
以致沈迷而遺忘了本質。而所謂
愛與使命感，成了愛情遊戲及權
力爭奪的自我催眠的藉口。

楊茂林又點了根煙：「也……
也是啦！」

他告訴我他還在畫政治，這次
的主角是恐龍，因為隨著恐龍而
來的意象：暴力、恐怖、陰影，
正如台灣政治無常下的人民，那
種在沒安全感中每天仍要持續去
做「自己該做的事」的茫然。

「在別的地方改朝換代要幾百
年。而這個地方……」他說：「
你永遠不知道明天和今天還會不
會一樣，完全都不是你自己能掌
握的因素在改變這場關係」也不
知道明天，還要不要執著今天的
堅持。」

我想我一定閃了神。我以為他
在說愛情。



▲楊茂林的政治畫。